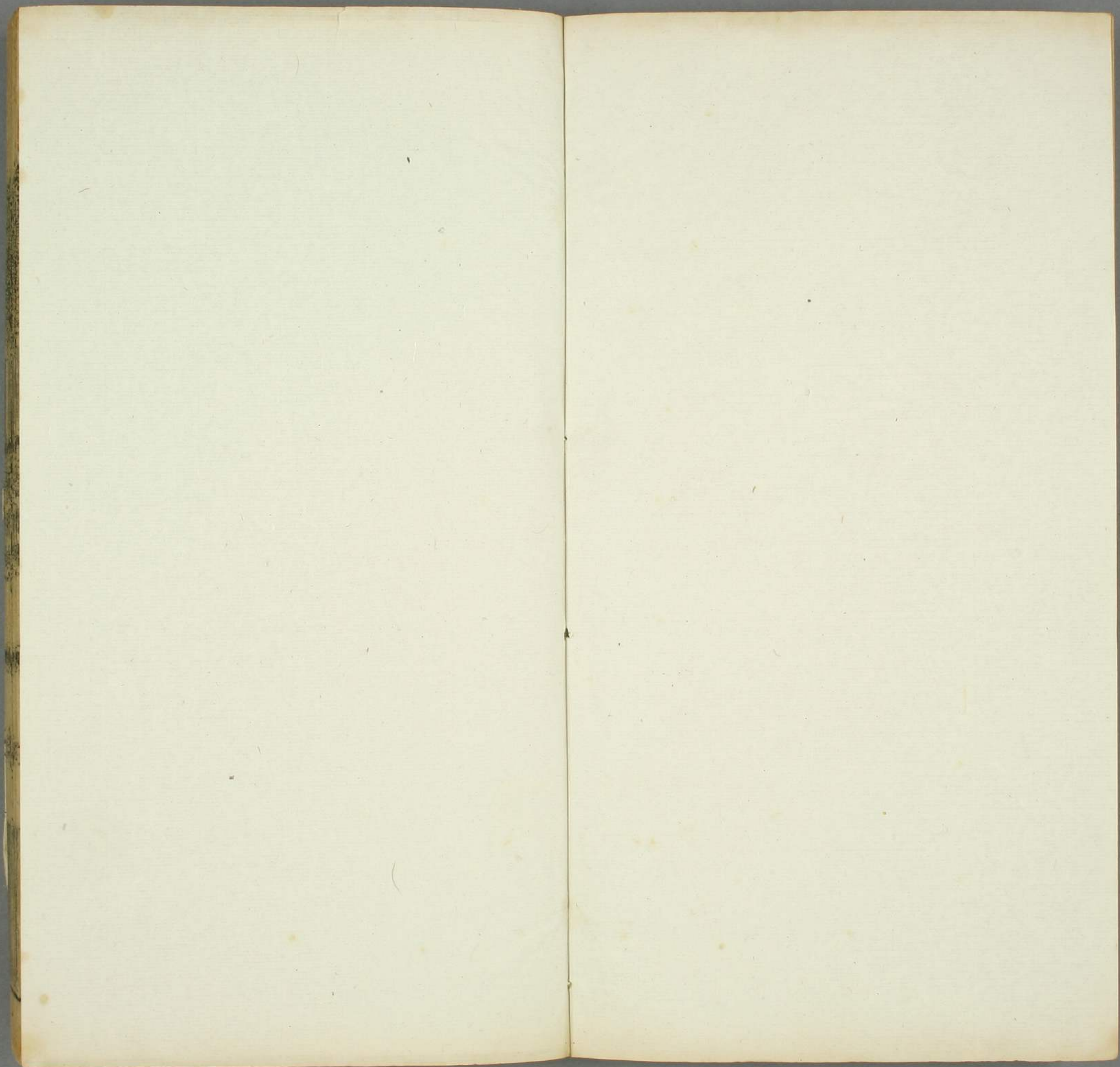




特
7伊4
1076
9

國用
卷二十五之二十七





鄱陽 馬 端臨 支義所 貴與 著

漕運

漕運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駕輓粟。運載別葉，今疾至，故曰飛起。

於黃腫。音雜，東縣，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言沿而諸郡皆令轉輸至此河北河，今朔方之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

漢興高帝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憂敬說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

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

以委輸，敬說是也。

和
284
9

孝文時賈誼上說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鐵道
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遂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
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絲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
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絲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
輸者不苦其絲絲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
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
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也

孝武建元中道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至十餘鍾致
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衆擬西南夷又衛青繫匈
奴取河南地方湖復與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
被其勞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

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
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
萬餘頃又可得溉此損漕省卒而卒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
為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也其後番言漕從山東西歲
百為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頗費穿渠引汾溉皮氏
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皮氏今絳郡龍門縣汾陰蒲阪今河東二縣度可
得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
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上又以為然發卒作渠田
數歲河移徙渠不到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
令少府以為稍入時越人許者以田予之其租稅其後又有人
上書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東流南入于今華中郡褒
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言抵蜀從故道多坂迴遠今穿褒

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
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
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
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上以為然并湯子邛為漢中守發數萬
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武帝作栢梁瑩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衆而下河漕渡四百
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豐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
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
按漢初致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而歲至
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歛煩取之無藝亦由
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

三年詔曰民被水災頗置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孝宣即位歲數豐穰耿壽昌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
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
穀多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
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船費直二萬萬餘萬
也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
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
不絕 虞切為武都太守開漕船道而水運通利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初平帝時河汴決
壞久而不修建武時光武欲修之而未果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

廣兗豫百姓怨嘆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乃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潰漏之患費以百億計

致堂胡氏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堯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八都貢賦重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槩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于冀也今據後漢書則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四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為患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道路之事耳史曰

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疑其為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距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

漢丞相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木牛其法方腹曲脛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任可大用而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群行者二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三十里而人不大勞牛不飲食流馬亦有尺寸之數

先公曰邨閣者倉廩之異名歟魏晉以來多稱之晉史景紀

言蜀將姜維寇狄道帝曰姜維攻羗收其質任聚穀作邨閣

訖而後轉行至此云是邨閣者倉廩之名耳

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今淮陽

郡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

通運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與衆泛舟而不達

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語在屯田篇

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雖有此詔竟未成功

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塢於許昌以通運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丁各運

米六斛後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已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

支運

趙王虎以祖入殷廣轉輸勞頰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

水次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晉隨時價輸

水次倉

後魏自徐揚內附之後揚州今彭城嘉州今嘉州仍代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

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

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邨閣每

軍國有須應機漕引此費役微省時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

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貨麻皆折

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

匹三丈九尺別有私人雇價布八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

文別有私人雇價布五十四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

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亦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
 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首并匠及船上雜其食直足
 以成船計一船贖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相車一乘官格
 二十斛成載私人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
 私費一車有布遠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
 准其雇價應有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
 雜事計一船有贖布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費皆須錫材入功并
 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庸調之
 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
 船所船之所運唯達潯陂其陸路後潯陂至倉門調一車雇絹一
 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為便詔從之而未幾盡行也

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

律鎮今靈武郡高平今平原郡
 安定即今郡統萬即方即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也
 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
 輕車往來猶以為難設今載穀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至滯陷又穀
 在至西轉天沃野越渡大河計奉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
 一返大廢生人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
 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里周
 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崤崤山在今平原郡
 崤山即崤地山也高平縣今堯
 頭山語訛亦曰沂
 水山即崤地山也
 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為一船一船勝二
 十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
 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
 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
 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大省人力既不

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求以為式

隋文帝開皇二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號

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熊州今福昌縣伊州今

陸渾縣洛州今緱縣除並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

通倉衛陝華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

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

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

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即今西東至潼關三

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

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

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河通涿郡今河北

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且未等

郡吐谷暹得其地並在今酒泉張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

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十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配驍

衛大將軍來天兒別以舟師濟滄州今河北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

女會於平壤高麗置洛口田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

致堂胡氏曰隋煬積米其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水

溢之足震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

江河之水不能實漏塵倉窖充盈適足為重斂多藏之罪耳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

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

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

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

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繞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裕廡又鑿為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鈇於背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為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楫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在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漢）隋漕路瀕河倉庫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

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相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兩水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崔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束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冕為副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

歲漕七百萬石皆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罷兵革物力
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亟脚
營害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鄉置相北
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絕百萬石三十五年遂罷北運而崔希逸為
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咸漕數
十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底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
巔為輓路燒石沃醢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
新門候其水漲以入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
使者遂言便齊物入為鴻臚卿以長安令章堅代之燕水陸運使
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灑並渭而東
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灑苑橋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
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楸上

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統那邪其後賢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
崔成甫更得體歌為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為吳楚服大笠廣袖
芒屨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為歌辭十闕自衣缺後綠衣綿半臂紅
抹額立第一船為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粧鳴鼓
吹笛以和之衆艘以次輾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
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
之職而章堅為最初耀卿與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
陸運北路分八道崔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為水陸運
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道用車千八百乘耀卿罷久之河
南尹裴迥以八道傷牛乃為交場兩邊濱水處為宿場分官總之
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為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乏
肅宗末年文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汴漢江

而上河南尹劉晏為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采帛繇襄漢越商於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勾當度支使以劉晏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即鹽利在備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敬艍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桑竹篠為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漏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及楊炎為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國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伴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搃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鷄鳴則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總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起東關歷潁蔡汝汴抵東都無濁河汴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異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

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
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
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乘酒以飛龍駝
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為
能立事用為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顯利罔上乃發諸道觀
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
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以戶部
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言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
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
西湖南鄂嶽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
滉淮南節度使社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
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

帝亦雅器滉復以為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
琇稱疾罷而滉為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
琇常餽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參軍
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漑者歲漕經
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崔平陸人為門伍
執標楷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診曰古無門伍墓謂皆溺死也陝號
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為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路以
回空車費錢三萬緡下路減半又為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大
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
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隸浙西者
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主上都留後李巽為諸道轉運
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

寢滅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
陂以益漕河輒復埋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國疏句城胡
愛敬陂起隄貢城以通大舟河益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
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
淮米至渭橋者總一千萬斛以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
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剽屬院鹽而漕米亡耗
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
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鏐議禹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
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販輓至方不得
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為姦榜符號苦之聲聞于道路禁錮連
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王城人不畏法
運米至者十七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大

和初歲旱河涸措沙而進米多耗抵死其衆不待覆奏秦時故
漕輿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
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為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
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城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
賴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上攷開成初為長定綱
州擇清彊官送兩稅至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
積河陰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
置縣遞群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旁民養以取傭日役一驛省費
甚傳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
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攷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三選
而已及戶部侍郎裴休為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
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於京師而足國

用者大畧如此其他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

貞元初陸贄上奏言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險沂河渭湍險之艱費多而益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國之大事不煩費損故有用斗錢運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慮者則曰每至秋成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用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俟時變通之術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常以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燕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煙火始絕餓殍相望斯所謂親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歲關轉年穀屢盈數減百姓稅

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農家猶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米價倍貴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拯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所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入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為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糴得錢三十七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今約計一年和糴之數可當轉運二年一斛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斛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切慮停運則舟船無用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臣今欲減所轉之數以實邊儲其江淮諸道

運米至河陰河陰運米至太原倉太原運米至東渭橋來年各請停所運三之二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裒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餉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糶米以補渭橋倉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糶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糶之價其江淮米錢餉直並委轉運使折布綾絹純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如此則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矣

元祐間東坡蘇氏論綱梢欠折利害奏狀曰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

船為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與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州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關絕至咸通末有杜待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為揚州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給不久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二十貫造船破五百貫為干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疏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歲失

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為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魏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

按西漢與唐俱都關中皆運東南之粟以餉京師自河渭泝流而上然漢武帝時運六百萬斛唐天寶極盛之時韋堅為水陸運使僅一歲能致四百萬斛餘歲止二百五十萬斛而至德以後僅百餘萬而已俱未能如漢之數且考之食貨志及參以陸蘇二公之言則運彌艱費彌重豈古今水道有險易之不同耶當考之

咸通元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潯渠并江西水運以饋行營諸軍泝運艱難軍屯廣州之食潤州人陳磻石詣闕言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得三五萬石勝於江西湖南泝運糧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乃以磻石為鹽鐵巡官往揚子縣專督海運於是軍不闕供

後唐同光三年吏部尚書李琪奏請勅下諸道合差百姓轉般之數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者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次遷授欠選者便與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者不拘文武顯是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此亦轉倉贍軍之一術也勅租庸司下諸州有應募者聞奏施行

長興二年勅應汭河船般倉依北面轉運司船般倉例每一石於數內與正銷破二升

四年二月三司使奏洛河水運自洛口至京往來牽船下卸皆是

水運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今洛岸至倉門稍遠牙官運轉艱難近日例多逃走令欲於洛河北岸別鑿一灣引般直置倉門下卸其工役欲於諸軍儻人內差借從之

周顯德二年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况水路所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致堂胡氏曰受稅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不使民徒費今觀世宗之言則知晉漢間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嘗為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比及輸運其當給耗反不與之而或責之綱吏或還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計豈為國撫民之道也不宜取而取者省耗糜費是也當予而未嘗予者漕運斗耗是也世宗既與之善矣省耗應罷而來

豈非以多故未及耶明宗時可謂窮民猶放道租數

四年詔疏下汴水一泓北入于五丈河又東北達于濟自是齊魯之舟楫皆至京師

六年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京東疏汴水入于蔡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河以通漕運

宋東京之制受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倉曰永豐通濟萬盈廣衍

通濟有四倉景德四年改第三曰萬盈第四曰廣衍延豐舊廣利景德中改大順成舊常農

改濟遠舊常盈景德中改富國凡十倉皆受江淮所運謂之東河亦謂之

襄河曰永濟永富二倉受懷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第一

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南河亦謂之外河曰廣積廣儲二倉受曹

濮等州所運謂之北河受京畿之租者謂之稅倉曰廣濟受京東

二丈直漕卷十五

諸縣廣積第一左右騏驎天駟監凡三倉受京北諸縣左天廐坊
 倉受京西諸縣舊有義豐倉大中祥符元年停大盈佑天廐二倉受京南諸縣受
 商人入中者謂之折中倉有裏外河二名又有茶庫倉或空則蒸
 受船般斛斗草場則汴河南北各三所騏驎左右天廐坊天駟監
 各一所以受京畿租賦及和市所入諸州皆有正倉草場受租稅
 和糴和市芻粟並祿曹主之其多積之處亦別遣官專掌凡漕運
 所會則有轉般倉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令諸州自今每歲受民租及筦榷所獲之課
 除支度給用外凡緡帛之類悉輦送京師官之車牛者僦民車以
 給

六年令諸州輦送上供錢帛悉官給車乘當水運者官為具舟不
 得調發居民以妨農作

初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之高貴者部送上供物民貧不
 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以償乃詔遣牙將部送勿
 復擾民

自江南東歲漕米數百萬給京師太宗恐倉吏給受不平遣皇城
 卒變服偵邏庶得求豐倉持量者入輦受賕為姦悉斬之監倉免
 官治

端拱元年徐休復上言京師內外凡大小二十五倉官吏四百二
 人計每歲所給不下四百萬石望自今米麥菽各以一百萬石為
 一界每界命常參官供奉官殿直各一人專知副知各二人凡七
 人共掌之詔可

二年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晁錯云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蓋不可
 使至賤亦不可使至貴今王都萬眾所聚導河渠達淮海貫江湖

歲運五百萬斛以資國費此朝廷之盛臣庶之福也近來都下粟
 麥至賤倉廩充叔紅腐相因或以充賞給斗直數十錢此工賈之
 利而軍農之不利也夫軍士妻子不過數口而月給糧數斛即其
 費有餘矣百萬之衆所餘既多游手之民資以給食農夫之粟何
 所求售况糧之來也至遠至艱官之給也至輕至易歲豐儉不可
 預期倘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邊境之急何以救之今運米一
 斛至京師其費不啻三百錢諸軍舊日給米二升今若月賦錢三
 百人必樂焉是一斗為錢五十計江淮運米工脚亦不減此數望
 明勅軍中各從其便願受錢者若市價官米斗為錢二十即增給
 十錢裁足以當工脚之費而官私獲利數月之內米價必增農民
 受賜矣若米價騰踴即官復給糧軍人糴其所餘亦獲善價此又
 戎士受賜矣不十年官有餘糧江外之運亦漸可省上覽奏嘉之

天祐末京城所積倉粟一千五百六十萬餘石草一千七百萬五
 千餘圍

國初以來四河所運粟未有定制至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
 淮米三百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
 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至五百八
 十萬石自是京城積粟盈溢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凡漕運大
 約其數亦
計臨時
 移易焉凡水運自淮南江南荆湖南北路所運粟於揚真楚泗州
 四處置倉以受其輸即而分調舟船汴流而入京師發運使領之
 荆湖江淮兩浙以及嶺表金銀香藥犀象百貨亦同之惟嶺表陸
 運至處州而後水運咸平五年七月又命戶部判官凌策與江南
 轉運同計度省自京至廣南香藥驛遞軍士
 及使臣計六
 千一百餘人陝西諸州菽粟自黃河三門泝流由汴河而到亦置
 發運使領之陳頴許蔡光壽等六州之粟帛由石塘惠民河而至

京東十七州之粟帛由廣濟河而至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凡三水皆通漕運而歲計所賴者惟汴流焉河北衛川東北有御河達乳寧軍其運物亦有廷臣主之州陝諸州金帛自劔門列傳置分輦負檐以至租布及官所市布田水運迺江陵自江陵遣綱吏運送京師咸平中定歲運六十六萬疋分為十綱舊常至數百萬疋天禧末水陸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三萬一千餘貫兩端疋珠寶香藥二十七萬五千餘斤諸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減四百二十一慶州六百五吉州五百二十五明州一百七十一十六楚州八十七潭州二百八十一鼎州二百四十一鳳翔斜谷六百嘉州四十五

止齋陳氏曰本朝定都于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

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蔡河入汴

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十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最重

景德中漕東南粟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後增至六百萬天聖中發運使請所部六路計民稅一石量糴粟二斗五升歲可更得二百萬石給京師仁宗曰常賦外增糴是重擾民不許時江南穀貴民貧尚書負外郎吳耀卿以為言詔歲減五十萬後是三司奏復增至六百萬然東南災歉輒減歲漕數或百萬或數十萬又轉移以給他路者時有焉

慶曆中詔減廣濟河歲漕一十萬石後黃河歲漕益減耗纜運菽三十萬石而歲創漕船市材木役牙前勞費甚廣嘉祐四年詔罷所運菽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

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

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舟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歲擢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沈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網發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至併事日繁夥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於其間操舟者昧諸吏輒得詣富饒郡而賤貨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合雜混轉無辦矣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弊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網至冬出江為他路轉漕兵不得息宜敕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言利者多以元說為然朝廷為詔如元奏久之而諸路網不集嘉祐三年復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勅

江淮兩浙轉運司以基年功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網期自嘉祐五年汴網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網既不得至江外江外船亦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網工卒乞冬坐食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以自給船愈壞漕歲額又愈不及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網多傭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入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久矣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政守前詔不許御史亦以為言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五日七十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又運金帛緡錢入左藏庫內藏庫者總其數一千一百七十三萬而諸路轉移以相給者皆不與焉繇京西陝西河東運薪炭至者薪以斤計為一千七百一十三萬炭以秤計為一百萬

是歲諸路創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大約京師歲費粟四百餘萬石芻四百餘萬圍粟則漕運之人及畿縣歲賦商人入中皆在焉芻亦賦於畿縣或體量和市既而罷商人入中粟至景祐初議復之論者或謂糴京師則穀賈翔貴命官度利害後雖復之然入中者無幾芻以體量和市者遇歲儉則蠲之前後不可勝數至和中一歲凡蠲二十五萬三司嘗請以布償芻直登萊端布為錢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過厚命差減其數云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京師秬米支五歲餘久且陳腐請今發運司以上供穀五十萬石糴穀貴處市金帛儲權貨務以給三路軍需從之

發運司始於仁宗時許元自判官為副使創汴河一百綱漕荆

湖江淮兩浙六路八十四州米至真揚楚泗轉般倉而止復從

通泰載益為諸路漕司經費發運司自以汴河綱運米入京師

神宗熙寧七年詔委官疏浚廣濟河增置漕舟依舊運京東米上

供

宣徽南院使張方平言國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運立上供年額汴河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大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唯汴河運米麥此乃太倉畜積之實近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頤留神慮以固基本

京東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則穀賤可募人為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

運相度訖無施行

薛向為江淮發運使先是漕運吏卒上下共為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跡而官物陷折者歲不減二十萬斛至向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以相檢察而舊弊悉去

七年提舉汴河隄岸司言京東地富穀粟可以漕運但以河水淺澁不能通舟近修京東河岸開斗門通廣濟河為利甚大本請通津門裏汴河岸東城裏三十丈內開河一道及置斗門上安水磨下通廣濟河應接行運從之

八年詔罷歲運糧百萬石赴西京先是導洛入汴運東南粟以實洛下至是戶部奏罷之

元祐七年知揚州蘇軾上言臣切見嘉祐中張方平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

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兵恃食食恃漕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填償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為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臣到任以來所斷糧綱欠折等人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折賣質妻鬻子聚為乞匄散為盜賊切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腳錢又輕故物貨流通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處稅務日急一日謹按一綱三十隻般而稅務那官不過一負未委如何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

皆通而必勒留住岸一船檢點即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以淮南一路言之貞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糧綱稅錢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欄因金部轉運司許令檢點緣此為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格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無有限量折賣般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剥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利害皎然臣聞東南餽運所繫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剥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東行下庶刻薄之吏不敢取小害大東南大計自然辦集

徽宗大觀三年尚書省言六路上供斛斗已令直達而奉行之吏因循止將歲貢額斛於真揚楚泗倉教為郛納指運之地又以所管斛斗代諸路歲額不足之數且欠發運司米一百二十餘萬斛不償乞將見在斛斗盡於般發赴朝廷從之

轉般之法東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畜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六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飢歉則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國家建都大梁足食足兵之法無以加於此矣崇寧初蔡京為相始求羨財以供後費用所親故師友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

侍郎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
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轉般無用矣乃用戶部
尚書曾孝廣之說立直達之法時崇寧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也
孝廣之言曰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隄以堰豬水不
通達船般剝勞費遂於堰傍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
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雖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
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真楚州堰為水關自是東
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猶宿用轉般法吏卒
糜費與在路折閱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
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自是六路
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所亦直抵京師豈不加糴歟
不代發方綱米之來也立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修整不得踰

時州縣欲其遠過但令供狀以錢給之以至沿流鄉保悉致搔
擾公私橫費無有紀極又鹽法已壞迴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
亦隨壞本法盡廢弊事百出良可嘆也

譚稹言伏讀聖訓自轉般之法廢為直達歲運僅足自開歲綱
運不至兩河所糴所般數目不多何以為策令臣詢訪措置以
聞竊詳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之本意可謂至密一則以
備中都緩急二則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般裝發資次運行更
無壅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澁遂致中都糧儲不繼煩煩聖
訓丁寧訓飭謂淮南三轉般倉今日不可不復置淮南路泗州
江南路真州兩州路楚州仍乞先自泗州為始候一處了當次
及真楚既有糴本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乞賜施行然後俟豐歲
計置儲畜取旨立法轉般以為求法詔稹所陳利害甚明並可

依奏候陸賊平日令發運司措置施行五年二月新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則可糴於真二浙有米則可糴於揚宿毫有米則可糴於泗坐視六路之豐歉間有不登之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幹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以寬民力萬一運渠旱乾則近有汴口倉庾今日所患者向來糴本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難以全仰朝廷乞將經制司措置地契賣糴量添七色等錢以椿充糴本假之數年可以足用六月詔特支降度牒一百萬買香鹽鈔一百萬貫付呂綜盧知原均斛斗專充應副轉般令尚書省措置取旨大觀以後或行轉般或行直達詔令不一

政和元年張根為江西轉運副使歲漕米百二十萬以拾中都江南州郡僻遠官吏艱於督趣根常存三十萬石於本司為轉輸之本以寬諸郡時甚稱之

高宗建炎初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行在所餘赴京師二年八月詔二廣湖南北江東西路綱運赴江寧府福建兩浙江赴平江府京畿淮南京東西河北陝西路及川綱並赴行在所詔二廣湖南北綱運如經由兩浙亦許赴平江府送納福建綱運經由江東西亦許赴江寧府送納三年閏八月又詔諸路綱運除見錢并糧斛赴建康府戶部送納外其金銀絹帛並赴行在所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粟專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岳鄂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行在錢帛亦然惟水運有舟楫之勞陸運有夫丁之擾在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楫不願載舟自慶其田而不願有田王事鞅掌人胥病之於是申水脚糜費七分錢三分錢法嚴郵綱

無欠復拘留人船之戒慮擄船之為民害也既優價雇募客舟矣又許將一分力勝益帶私物損其稅及於兩浙江東西四川瀘叙嘉黔間自造官舟又揆道里之遠近難積之險阻置轉般倉修堰開門浚河道以便漕運

紹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飢病相仍道死者衆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輓之人以為便然嘉陵江險灘積相望夏苦漲流冬阻淺溢終歲之運殆莫能給玠再欲陸運帥臣邵溥爭之且言宣司已取蜀民運脚錢百五十萬其忍復使之陸運乎乃卒行水運總所委官就糴於沿流復就興利閬州置場聽客人中賣又減成都水運對糴未免四川及京西路請州租以寬之

綱運之官其責繫難人以為憚故自紹興以來優立賞格其有

少欠許糴填補足其綱欠及一分才送有司究弊後來獻說者止欲從窄減作五釐且以石論之五釐止五斗耳使之全無侵蠹當風揚擲亦不免五釐之少則舉無納足之綱於是戶部言乞將少欠五釐以上一分以下之人立限二十日糴填

孝宗淳熙元年詔不以所欠多少並與於除其綱米赴倉每納以陳易新不得就舟支遣其折帛錢綱在路違法借貸重其罰或措貸官錢收買物貨無償許估賣出豁其金銀錢帛色額依次虧損官錢者行下元買納場吏人名下追理不得均攤民戶其有因綱運欠折追降官資者如本非侵盜且補納已足許保明叙復

吳氏能政齋漫錄曰本朝東南歲漕米六百萬石而江西居三分之一蓋天下漕米多取於東南而東南之米多取於江西也東萊呂氏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

為都天子之都漕運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正緣未是事大體重到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交相侵伐爭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然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且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如孫武所謂千里饋糧士有飢色皆是由征轉輸至其所以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國都所在各有分故當時亦尚未講論惟是後來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

有三十鍾致一石者地理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後來歷代最盛無如漢唐在漢初高后文帝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槩有名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遠開墾者多粟不入京師以京師

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祿亂放棄之
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殖利自豐不是運
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
未壞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
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
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宗明皇以後
府兵之法已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
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
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且如漢潘整鄭當
時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高宗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
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緣
漢武官多役衆唐中睿以後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所以漕

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為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
謂宗廟社饗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
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疆統
賦不領於度支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為亂所用猶多鎮武天
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
大畧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輸水
次各自置倉如焦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轉相般
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劉晏再整頓運漕之法江淮
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
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
以唐人議論之多淮江淮為聚急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
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歲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

見唐入倚辦於此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時漕運之臣所謂無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淮之粟所會於京口京口是諸郡咽喉處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西互相轉輸然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足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宰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宋朝定都于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門白波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本朝置發漕兩處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之粟底柱之門舟楫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嘗立官然不如兩處之重也宋朝之大略如此然而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所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般倉自真方入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脚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合便是奸弊夫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為旗蓋緣風動四方萬里只是一等折以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五
使得相風旗真州便是唐時揚子江後來本朝改號曰真州
運法未壞諸州般只到真州請鹽回其次入汴入京師後來
發運歲造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申明汴船不
出江諸州又自造船雖有此約束諸州船終不應副因此漕
法漸壞惟發網發運未罷及蔡京為相不學無術不能明考
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改鹽法置直達江無水處不知此是時
姦吏多雖有運漕之官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
大抵用官船逐處漕運時便都無姦計若用直達江經涉歲
月長遠故得為姦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大倉之
粟少似東南畜積發運有名無實此召亂之道也本朝漕運
之法壞自蔡京東京發運本原大略如此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六

鄒陽 馬 端臨 賁與 著

國用考

賑恤

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羸阨門
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
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
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職內邦之
撥用亦如此也皆以餘
財共之少曰委多曰積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調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
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
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此皆謂一月食米
也六斗四升曰鬴若食不能人二鬴
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漢高祖二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文帝六年大旱蝗發倉庾以振貧民

武帝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

元鼎二年詔曰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行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採振飢民免其克者具以名聞

河內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汲黯以便且特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昭帝元鳳三年詔曰乃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使使者

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以賑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

受牛者勿收責武帝始開邊徙民也田皆與犁牛後丞相御史復問有所請今勅自上所賜予勿收責丞相所請乃

令其顧稅耳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使農移就業丞相以下至都宮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以車船載穀入關得無用傳傳傳符也欲穀之多故不問其出入

元帝初元元年詔振業貧民貸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

永光元年赦天下令各務農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四年詔所貸貧民勿收責

成帝河平四年賑貸潁河郡水傷不能自存者避水他郡國所在

允食之冗散廩舍使生活不占著戶給使也永始二年詔曰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

官賑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為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卽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以上一年

光武建武六年令郡國有穀者給廩高年鰥寡孤獨篤癯無家不能自存者

明帝永平十八年賜鰥寡孤獨篤癯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章帝建初十六年詔貧民有田業而匱乏者貸種糧勿收責

○以後以各處水旱飢饉賑貸非通行天下者不書

獻帝興平元年三輔大旱帝出太倉米豆作糜食飢人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候汶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如故帝

疑賦郵有虛乃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使侍中劉艾

出責有司收候汶考實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

魏文帝黃初二年冀州大蝗民飢遣賜開倉廩以賑之

明帝景初元年冀兗徐豫四州遇水遣使循行沒溺死亡及失產財者所在開倉賑給之

吳大帝赤烏三年民飢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晉成帝咸康元年揚州諸郡飢遣使開倉賑給

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飢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凋穀踴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貸為制平價又沿淮歲豐令三吳飢人即以貸給使彊壯轉運以贍老弱 又詔以會稽宣城二郡米穀百萬斛賜遭水人

二十年諸州郡水旱人大飢遣使開倉賑恤

魏孝文太和元年詔州郡水旱蝗人飢開倉賑恤

七年以冀定二州飢詔郡縣為粥於路以食之定州上言為粥所活者九十四萬七千餘口冀州上言為粥所活七十五萬一千七百餘口

宣武延昌元年州郡十一大水詔開倉賑恤以京師穀貴出倉粟八十萬石以振恤貧民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關中大旱民飢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為之流涕不御酒殆將一暮乃帥民就食於洛陽敕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伏衛之間遇扶老携幼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

唐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開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陽帝

侍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是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唐太宗貞觀二年山東旱遣使賑恤飢民鬻子者出金寶贖還之以後發常平義倉賑恤事並見市糶攷茲不再錄

周顯德六年淮南飢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致堂胡氏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患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府司以豐取約予為術聚歛之臣以頭會箕歛為事大旱而稅不蠲水勞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

課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况貸於公者其責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遣使賑貸揚泗飢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揚泗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尚有餘萬斛備以貸民至秋收新粟公私俱利有司沮之曰若來歲不稔孰任其咎義倫曰國家以稟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寧憂水旱耶此當斷自宸衷上從之 三月詔賜沂州飢民種食 又詔賑宿浦晉慈隰相衛州飢

開寶四年劉錡平詔賑廣南管内州縣鄉村不接濟人戶委長吏於省倉內量行賑貸候豐稔月令只納元數 八年平江南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飢民

天宗太平興國八年以粟四萬石賑湖州飢

淳化二年詔求興鳳翔同華陝等州歲旱以官倉粟貸之人五年仍給復三年

五年命直史館陳堯叟等往來毫陳穎等州出粟以貸飢民每州五千石及萬石仍便不理納

真宗咸平二年詔出米十萬石賑兩浙貧民

五年遣中使詣雄霸瀛莫等州為粥以賑飢民

兩浙提刑鍾離瑾言百姓關食官設糜粥民競赴之有妨農事請下轉運司量出米賑濟得一斗從之

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損膳徹樂恐懼修省見於顏色惻怛哀矜形於詔令其德厚矣災之所被必發倉廩賑貸或平價以糴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

災甚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或鬻祠部度僧牒東南則留發運
 司歲漕米或數十萬或有萬石濟之賦租之未入未備者或縱
 不取或寡取之或倚格以須豐年寬逋負休力役賦入之有支移
 折變者省之應給蠶鹽若利糴及科率追呼不急妨農者罷之薄
 關市之征鬻牛者免弄利有可與民共者不禁水鄉則蠲滿魚果
 蔬之稅民流亡者關津毋責渡錢過京師者分遣官諸城門販以
 米所至舍以官第為棹糜食之或賦以閑田或聽隸軍籍老幼不
 能自存者聽官司收養因飢役若厭溺死者官為瘞埋祭之厭溺
 死者加賜其家錢粟蝗為害則募民補以錢若乘易之蝗子一升
 至易菽粟三升或五升下詔州郡戒長吏存拊其民緩繯繫省刑
 罰飢民劫困窘者薄其罪且以戒監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罷便不
 任職者間遣內侍存問災甚則遣使安撫其前後所施大略如此

初天下役入戶絕田官自鬻之至嘉祐二年樞密使韓琦請留勿
 鬻募人耕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
 自存者謂之廣惠倉領以提點刑獄歲終具出納之數以上三司
 戶不滿萬留四租千石萬戶部之戶二萬留三十石三萬留四十
 石五萬留六十石七萬留八十石十萬以上留萬石田有餘則鬻
 如舊四年詔改隸司農寺州選官二人主出納歲十月則遣官驗
 視應受米者書其名于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給米人一升幼者
 半之次年二月止有餘乃及諸縣量其大小而均給之其大畧如
 此

慶曆八年河北京東西大水大飢人相食詔出二司錢帛振之流
 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知青州富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
 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

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寺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糧飯勞之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飢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鬻皆僵仆名為救人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時知鄆川劉夔亦發廩賑飢民賴全活者甚眾盜賊衰止賜書褒獎

曾鞏採災議曰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特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

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拯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糶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壞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夫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佗為是農不復得修其畝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閭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

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

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之時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過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辨此又非深思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祭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胥置一差皆足致弊人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厲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

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正則將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鋌於草茅之中以扞游激之吏疆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袍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今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

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
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
常產之貨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
食則農修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間民得轉移
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
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
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
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取之於後足
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蓄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
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厲之
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
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於金牛馬保
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
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馳之不
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飢寒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
林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
粟一舉而振之足以抹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間詔令之出必
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畝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
妻子脫於流離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
哉天下之民間國家措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
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
有也

英宗治平四年河北旱民流入京師待制陳薦請以糶便司陳粟
貸民戶二石從之

御史中丞司馬光上疏曰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為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為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斗斛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斗斛數少不能周備者且須救土著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豫約矣若富實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利息俟豐熟日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矣如此飢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游外鄉君者既安則行者思反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

神宗熙寧元年降空名度牒五百道付兩浙運司令別賜本路召人納米或錢賑濟

帝以內侍有自淮南來者言宿州民飢多盜繫囚眾本路不以聞詔遣太常博士陳充等視宿亳等州災傷又詔河北災傷州軍劫盜罪死者並減死刺配廣南中城豐如舊

司馬光上疏論曰臣竊聞降敕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虛的若果如此深為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卒皆惟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飢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為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盜斛斗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勅文豫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相劫奪也今歲府

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飢民嘯聚不可禁禦又况降敕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

按温公此奏乃言之於英宗治平年間非此時所上今姑付此

六年詔自今災傷用司農常法振救不足者並預具當修農田水利工役募夫數及其直上聞乃發常平錢斛募飢民興修不如法賑拯者委司農劾之

七年賜環慶路安撫司度僧牒千以備賑濟漢蕃飢民

元豐元年詔以瀕棣滄州被水災令民第四等以下立保貸請常平糧有差仍免出息

帝曰賑濟之法州縣不能舉行夫以政殺人與刃無異今出入一死罪有司未嘗不力爭至於凶年饑歲老幼轉死溝壑而在位者殊不卹此出於政事不修而士大夫不知務也

九年知太原府韓絳言在法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給米豆至次年三月終止河東地寒與諸路不同乞自十一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終止如有餘卽及三月終從之

賑貧始於嘉祐中嚴鸞諸路戶絕田以夏秋所輸之課給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神宗以來其法不廢自蔡京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克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衲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費用既多不免率歛貧者樂而富者擾矣

元豐間詔請齊淄三州被水之民老幼疾病無依者給口食如乞匄法

哲宗元祐六年翰林學士承旨知杭州蘇軾言浙西二年諸郡災傷今歲大水蘇湖常三州水通為一杭州者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萬未數他郡今既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見新穀變故未易度量乞令轉運司約度諸郡合糶米斛數目下諸路封橋及年計上供赴浙西諸郡糶賣詔賜米百萬斛錢二十餘萬緡賑濟災傷

紹聖元年帝以京東河北之民乏食流移未歸詔給空名假丞務郎敕十大廟齋即補牒十州助教不理選限救三十度牒五百付河北東西路提舉司召入入錢粟充賑濟

東萊呂氏曰荒政條目始於黎民阻饑舜命棄為后稷播時百穀其詳見於生民之詩到得後來如所謂禹之水湯之旱民無菜色荀子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其荒政制度不可攷及至

成周自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周禮地官大司徒以薄征二曰緩刑二曰其詳又始錯見於六官之書然古者之所謂荒政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蓄王制記遇歲有不登為人主者則貶損城省喪荒之式見於小行人之官札

喪凶荒厄窮為一書周禮常時天下各自有廩藏所遇凶荒則賑發濟民而已當時措置與後世不同所謂移民平糶皆後世措置且自周論之太宰以九式均節物用三曰喪荒之式又遺人掌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而大司徒又以薄征散利比諸侯莫不有委積以待凶荒凶荒之歲為符信發粟振饑而已當時歛散輕重之式未嘗講侯甸采衛皆有饋遺不至於穀價翔踴如弛張歛散之權亦不曾講惟到春秋戰國王政既衰秦饑乞糶于魯魯饑乞糶于齊出左歲一不登則

乞糴於隣國所謂九年之制度已自敗壞見管子輕重一篇
 無慮百千言不過君民互相攘奪收其權於君上已非君道
 所謂荒政一變為歛散輕重先王之制因壞到後來歛散輕
 重之權又不能操所以啓姦民幸凶年以謀禍害民轉死於
 溝壑至此一切急迫之政五代括民粟不出粟者死與歛散
 輕重之法又殆數等大抵其法愈壞則其術愈粗論荒政古
 今不同且如移民易粟孟子特指為苟且之政已非所以為
 王道秦漢以下却謂之善政漢武帝詔令水漵移於江南方
 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本紀元鼎二年詔唐西都至歲不登關中之
 粟不足以供萬乘荒年則幸東都自高祖至明皇不特移民
 就粟其在高宗時且有遂糧天子之語後來元宗弱於可安
 不出長安並此以此論之時節不同孟子所謂苟且之政乃

後世所謂善政且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須必世百年而可行
 亦未易及此後之有志之士如李悝之平糴法非先王之政
 豐年收之甚賤凶年出之振饑此又思其次之良規到得平
 糴之政不講一切趣辨之政君子不幸遇凶荒之年不得已
 而講要之非常行使平糴之法常行則穀價不貴四民各安
 其居不至於流散各可以自生養至於移民移粟不過於饑
 殍之養養之而已若設糜粥其策又其下者王莽末年民飢
 穀價翔貴此邊及青徐地人相食維揚以東米石二千莽遣
 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養
 木為器器不可食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大抵荒政統而
 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使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
 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為設糜粥取
 也雖然如此各有差等有志之士隨時理會使其民戰國之

時要論三十年之通計此亦虛談則可以行平糴之法如漢

唐坐視無策則移民通財雖不及先王亦不得不論又不得

已而無糜蠶之養隨所寓之時就上而措置得有法亦可大

抵論荒政統體如此今則所論可行者甚多試舉六七條且

如漢載粟入關中無用傳宣帝本始四年歲不登民以車

來販粟者免稅此亦可行之法此法一行米粟流通如後世

勸民出粟散在鄉里以田里之民令豪戶各出穀散而與之

此一條亦可行又如富鄭公在青州慶流民於城外所謂室

廬措置種種有法當時寄居游士分掌其事不以吏胥與於

其間富鄭公自郭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以為從來

弊百端由此人多饑死死者氣薰蒸疾疫隨起居人亦致病

部豈能方春野有青菜公出榜要路令俄民散入村落擇所

之各因坊村擇寺廟及公私空屋又因山巖為窟室以處流

民富民不得破澤之利分遣寄居官往主其事間有徒吏

家流民中有會為吏胥者皆給其食令其簿書給約守

禦之役借民舍以時擇地為場擇為限與流民約三日一

支出納之詳一如官府公推其法於境內交之所至手書酒

炙之饋曰至人人所戴為之畫力比麥熟人給路糧歸歸

死者無幾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其間僵屍感為禁卒者募

得數千人奏乞撥充諸軍自是又如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減

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為法

穀貴四方商賈輻湊出言行錄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

皆榜衙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增價糶

之於是諸州米尚輻湊諸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此一

條亦是可行之法凡六七條皆近時可舉而行者自此推之

不止六七條亦見歷世大綱須要參酌其宜於今者大抵天

下事雖古今不同可行之法古人皆施用得遍了今但則舉

而措之而已今所論荒政如平糴之政條目尤須講求自李

惺平糴至漢耿壽昌為常平倉元帝以後或廢或罷到宋朝

遂為定制仁宗之世韓魏公請罷糶沒官之田募人承租為

文獻通考卷七十六 國用考 十三

廣惠倉散與綠寡孤獨慶曆嘉祐間既有常平倉

同朝淳化三年置景

德三年於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兩浙置天禧

又有廣惠

廣濟倉賑恤所以仁宗德澤洽於民三倉蓋有力至王荆公

用事常平廣惠量可以支給盡糶轉以為錢變而為青苗取

三分之息百姓遂不聊生廣惠之田賣盡

熙寧二年制置三

河北京東淮南轉運司施行常平廣惠倉出納乃預備之法

廣惠倉斛斗陳依律合支老疾乞丐八據數量苗其餘並令

常平倉監官通管一般轉易其兩倉見錢依陝西出依青苗

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召人戶請領令隨稅送納斛斗內

有頭請本色斛斗或納時價貴頭納見錢皆聽仍於京

東淮南河西三路先行此法措置四年詔責廣惠倉田雖得

一時之利要之竟無根底元祐間雖復章惇又繼之三倉又

壞論荒政者不得不詳攷

高宗建炎元年詔勸誘富豪出粟米濟糶饑民賞各有差

糶及三千石以上與守關進義校尉一萬五千石以上與進武

校尉二萬石以上取旨優異推賞已有官蔭不願補授名目當

此類施行

紹興二十八年浙東西田苗損於風水詔出常平米賑糶更令以

義倉賑濟在法水旱檢放及七分以上者濟之詔自今及五分處

即撥義倉米賑濟

孝宗隆興二年霖雨害稼出內帑銀四十萬兩付戶部變糶以濟

之其年淮民流於江浙十四萬官司雖濟而米斛有限乃詔民間

不曾經水災處占田萬畝者糶三千石萬畝以下糶一千石

三年臣僚言日前富家放貸約米一斗秋成還錢五百其時米價

既平糶四斗始克償之農民豈不重困詔應借貸米穀只還本色

取利不過五分

七年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凡出

文獻通考卷七十一

國用考

古

米賑濟繫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

無官人一千石補進義校尉頭補不理選限將仕郎者聽以上補官或進士則免文解及補上州文學迪功郎各有差文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選人轉一官以上循資及占射差遣有差武臣亦如之五千石以上文武臣並取旨優與推恩

臣僚言諸路旱傷乞以展放奏閣責之運司糴給借貸責之常平司覺察妄濫責之提刑司體量措置責之安撫司上諭宰執曰轉運兵言檢放一事恐他日賑濟之類必不肯任責虞允文奏曰轉運司管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餘不足通融相補正其責也

淳熙八年詔支會子二十二萬併浙東路常平義錢內支一十萬貫付提舉米熹措置賑糴

十年江東憲臣尤袤召人言東南民力凋弊中人之家至無數月之儲前年旱傷江東之南康江西之興國俱是小壘南康饑民一十二萬二千有奇興國饑民七萬二千有奇且祖宗盛時荒政著聞者莫如富弼之在青州趙抃之在會稽在當時已是非常之災夷汝其實則青州一路饑民止十五萬幾及南康一軍之數會稽大郡飢民總二萬二千而已以興國較之已是三倍至於賑贍之米弼用十五萬抃用三萬六千今江東公私合力賑救為米一百四十二萬去歲江西賑濟興國一軍除民間勸誘所得出於官者自當七萬其視青州一路會稽一郡所費寔相倍蓰則知今日公私誠是因竭不宜復有小歉國家水旱之備止有常平義倉頗年早曠發之略盡今所以為預備之計唯有多出緡錢廣儲米斛而已又言抹荒之政莫急於勸分昨者朝廷立賞格以募出粟富家

忻然輸納故庚子之旱不費支吾者用此策也自後輸納既多朝廷吝於推賞多方沮抑或恐富家以命令為不信乞詔有司施行浙東提舉朱熹與丞相王淮書曰令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外而牧守皆可以交結附託而得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為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論則亦可謂不思之甚也

（寧宗）嘉定二年起君郎賈從熟言出粟賑濟賞有常典多者至命以官固足示勤然應格賞者未有一二偏方小郡號為上戶者不過常產耳今不必盡責以賑濟但隨力所及或糶或貸廣而及於一鄉狹而及於一都有司劾實量多寡與之免役一次少者一年或半年庶幾官不失信民必樂從從之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七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國用考

蠲貸

漢文帝二年民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

十二年賜天下民田租之半

十三年除民之田租

右除田租始於漢文以後或因行幸所過除田租或各處

災傷除田租非遍及天下者不錄詳見田賦考

武帝元朔元年諸逋貸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收

昭帝始元二年詔所賑貸種食勿收責

按漢以來始有蠲貸之事其所蠲貸者有二田賦一也逋

債二也何三代之時獨不聞有所蠲貸耶蓋三代之所以取民田賦而已貢助徹之法雖不離乎什一然往往隨時隨地為之權衡未嘗立為一定不易之制故禹貢九州之地如人功多則田下而賦上人功少則田上而賦下兗州間如下上上錯下中三錯之類可見其未嘗立為定法孟子以為治地莫不善於貢亦病其較數歲之中以為常然則數歲之外亦未嘗不變易非如後世立經常之定額其登於賦額者遂非合不可懸欠也蓋其所謂田賦者既隨時斟酌而取之則自不令其輸納不敷而至於逋懸既無逋懸則何有於蠲貸而當時之民亦秉義以事其上所謂而我公田遂及我私所謂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農則又不至如後世徇私忘公而微幸其裁蠲至於田賦之外則未嘗他取於民雖有春省耕補不足秋省斂助不給之制然未聞責其償也春秋時始有施舍已責之說家量實而公量收之說秦漢而下賦稅之額始定而民不敢逋額內之租征歛之名始多而官復有稅外之取夫如是故上之人不容不視時之豐歉民之貧富而時有蠲貸之令亦其勢然也由唐以來取民之制愈重其法愈繁故蠲貸之令愈多或以水旱或以亂離改易朝代則有所蠲恢拓土宇則有所蠲甚至三歲祀帝之赦亦必有所蠲少為常典蓋征歛之法本苛適欠之數日多故蠲貸之令不容不密而桀黠頑犷之徒至有故逋常賦以待蠲而以為得策則上下胥失之矣

宣帝元康元年詔所振貸勿收

神爵元年詔所振貸物勿收

元帝永光四年詔所貸貧民勿收責

鴻嘉元年詔通貸未入者勿收 四年通貸勿收

成帝河平四年詔諸通租賦所振貸勿收

後漢章帝元年詔以大旱勿收兗豫徐州田租

和帝永元四年詔郡國秋稼為旱蝗所傷者什四以上勿收田租

九年詔如之

順帝永建元年詔以疫癘水旱令人半輸今年田租其傷害什四

以上勿收責不滿者以實除之

桓帝延熹九年 靈帝熹平元年並皆有是詔

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取蜀益州士民復除租稅之半

吳大帝嘉禾三年寬民間通賦勿復督課 十二年詔原逋責

晉武帝泰始元年受禪後天下租賦及關市之稅一年逋債宿負

皆勿收

太康元年平吳將吏渡江復十年百姓及百工復二十年

二年詔四方水旱甚者無出田租

五年減天下戶課三分之一

六年以歲不登免租貸宿負

惠帝永平元年除天下戶調絹綿

成帝咸和四年詔遭賊州縣復租稅三年

孝武太元四年郡縣遭水旱者減租稅

五年以比歲荒歉大赦自太元三年以前逋租宿債皆蠲除之

十七年大赦除逋租宿債

宋武帝即位大赦逋租宿債勿收

齊高帝即位大赦除逋租宿債梁陳受禪皆然

魏道武天興元年詔大軍所經州郡皆復貸租一年除山東人租賦之半

二年又除州郡租賦之半

天武延和三年詔以頻年征伐有事西北運輸之役百姓勤勞令郡縣括貧富以為級富者租賦如常中者復二年下窮者復三年

孝文帝太和六年分遣大使巡行州縣遭水之處蠲其租賦

隋文帝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

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唐高祖武德元年即位詔義師所過給復三年其餘給復二年

四年平王世充竇建德大赦百姓給復一年陝鼎函魏虜芮邠七州轉輸勞費幽州管內久隔寇戎並給復二年

太宗即位免民逋租宿負又免關內及蒲芮虞秦陝鼎六州二歲租給復天下一年

貞觀元年以山東旱免今年租

中宗復位免民一年租賦

睿宗即位免天下歲租之半

玄宗開元五年免河南北蝗水州歲租

八年免水旱州逋負

九年免天下七年以前逋負

十七年免今年歲租之半

二十七年免今年稅

國用考

四

文獻通考卷之七
國用考
天寶十四年免今年租庸半

肅宗乾元二年免天下租庸來歲三之一陷賊州免三歲稅

代宗即位免民逋負租宿負 次年又詔免之

憲宗元和四年免山南東道淮南江西浙東湖南荆南今歲稅

十四年大赦免元和二年以前逋負

武宗會昌六年以旱免今年夏稅

宣宗大中四年蠲度支鹽鐵戶部逋負

九年以旱遣使巡撫淮南減上供饋運蠲逋租又罷淮南宣歙浙

西冬至元日常貢以代下戶租稅

懿宗咸通七年大赦免咸通三年以前逋負

後唐莊宗天成二年詔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

潞王即位以劉昭判三司鈞考舊逋必無可償者請蠲之詔長興

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萬石咸免之貧民大悅三司吏
怨之

致堂胡氏論見田賦考

宋太宗皇帝至道二年秘書丞高紳上言受詔詣江南諸州首至

宣州檢責部內逋官物千二百四十八萬即日詔太常丞黃慶錫

乘傳案其事皆李煜日吏掌郵驛鹽鐵酒權供軍棗桔等以鐵錢

計其數逮四十年州郡不為削去其籍慶錫檢勘合理者纔三四

萬民貧無以償乃詔悉除逋籍

真宗咸平元年判三司催欠司王欽若上言諸路所督逋負并十

保人償納未盡者請令保明聞奏均在吏屬科理者請蠲放之詔

可 又今川陝逋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以償 自是每有大

赦必令臺省官與三司同詳定逋負引對蠲放天書降放五百八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一 國用考 五
十萬束封放五百四十九萬 汾陰放五百九十四萬其後所放
大約準此

巽巖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曰側聞真宗初即位王文穆公
與母賓古同佐三司賓古謂天下宿逋自五代訖咸平理督
未已民病不能勝將啓蠲之文穆得賓古言即乞俾吏治其
數翌旦具奏真宗愕曰先帝曷不知此文穆曰先帝固知之
特留遺陛下收天下心耳真宗感悟因遣使四出蠲宿逋凡
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由是遇文穆甚異卒用為相仁
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曰蠲納司旋命近臣詳定應
在名物下諸路轉運使期以三年悉蠲之每三年復一大赦
凡宿逋之總於蠲納司者苟非侵盜皆得除洗列聖相受率
由舊章所蠲當以數百萬計寃其本原事迹實有文穆發之文

穆晚繆所為要不合古而真宗獨加寵待亦惟文穆早有恤
民之言宜為宰相故爾

仁宗天聖六年詔天下應在物轉運司選所部官期三年內悉除
之百萬以上歲中除十之八者陞陟不及百萬而歲中悉除者錄
其勞過期者劾其罪是歲有司言所蠲二百三十六萬

嘉祐四年蠲三千二百一十六萬其餘或千萬或數百萬推是以
知四十餘年之間以恩釋者多矣然有司或務聚歛有嘗以恩除
而追督不捨者朝廷知其弊下詔戒飭

英宗治平三年詔逋負非侵盜皆除之或請所負須嘉祐七年赦
後已輸十之三乃以赦除端明殿學士錢明逸言此非赦意請如
初令詔可

神宗熙寧元年釋逋負貸糧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石有奇錢

十一萬七千四百緡有奇

元豐五年詔內外市易務在京酒戶罰息錢並除之後又詔倍罰
麵錢三分已放一分外更免一分

哲宗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言乞將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後錢及
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
放詔令戶部勘會鞫謂此事惟州縣可見若令戶部取之州縣文
字往來問難淹延歲月救民之急不當如此乞與一切放免於是
詔戶部勘會應繫諸色欠負案名數目若干繫息或罰及還戶已云
納過息錢數并拋下免役及坊場淨利等錢仍以欠戶見有無抵當物力實保明以聞尋詔內
外見監運市易官錢特許以納過息錢充折如已納及官本即便與放免并坊場淨利錢亦依此
五年詔府界諸路人戶積年負欠以十分為率每年隨夏秋料各
帶納一分願併納者聽又詔諸路負欠許將斛斗增價折納

御史中丞傅堯俞言風聞逐處監司以今歲蠶麥並熟催督積
年逋負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積年之欠徒費鞭朴長公
人貪暴乞取之弊諸路監司且令帶納一料候秋成更令帶納
知杭州蘇軾言二聖嗣位以來恩威指揮多被有司巧為艱闕
故四方皆有黃紙放白紙收之語雖民知其實止怨有司然陛
下未嘗峻發德音戒飭大臣令盡理推行况臣所論市易鹽錢
酒稅和買絹四事錢物雖多皆是虛數必難催理除是復用小
人如吳居厚盧秉之類假以事權濟其威虐則五七年間或能
索及三五分若官吏兵循常法何緣索得三五年後人戶竭產
伍保散亡勢窮理盡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不得謂之聖恩矣
伏乞留神省覽或執政只作常程文字行下一落胥吏庸人之
手則茫然如墮海中民復何望矣

七年軾又上言曰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戶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為篋門圭實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五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脫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搆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求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

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見錢若用見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筭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為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待依十料指搗餘皆并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以取入戶既未納足則追

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穎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致虧欠兩稅走唱課利農禾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穎移揚州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嘗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止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於民間百姓何由安生

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為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元符三年十二月

時徽宗已即位

詔兩浙轉運司應舊欠朝廷及他司錢

物斛斗總計六百五十餘萬分作十五年撥還仍自建中靖國元年為始

時右司貧外郎陳瓘進國用頃知言帝嗣位之初肆赦天下大弛逋負其數太多不無僥倖方國用匱乏之時傾天下之財而無予遺大臣為無益之舉以壞先憲不可以不慮會御史中丞趙鼎之亦言契勘元祐七年所放不問繫與不繫欠負凡民間

錢物宜輸於官者一切均放之然所放欠乃元豐八年二月已前蓋七年已前也今元符三年乃放元符三年已前者則所放不費矣祖宗以來放欠自有程式今不取祖宗以來舊法而獨取元祐七年之法其間放欠止依所放名件而不依所放年歲顯有情弊乞並送戶部勘當將建隆以來至元祐六年赦敕契勘如不曾放過各件並合依祖宗以來赦敕催納方當内外告乏之時朝廷能收宜取之物以助國用非小補也

宣和六年臣僚言京西等處二稅及坊場酒稅拖欠貫萬不少悉非良民不納多是形勢頑猾人戶欺隱又高郵縣共欠一十餘萬貫石作逃移者四萬七千餘戶每歲輒除額稅五萬二千餘貫石蓋州縣之官不能治豪右抑兼并貧下之戶為豪右兼并其籍必妄申逃移失陷省稅乞詔有司驅磨按治庶使貧下之民均被聖

澤從之

高宗建炎二年詔元年夏秋稅租及應欠負官物並除

紹興二年建盜范汝為平蠲本州路上四州今年夏秋稅及夏料

役錢下四州曾遭寇掠者蠲今年夏稅

三年詔諸州軍所欠紹興元年夏秋二稅并和買上三等人戶與

倚閣一半第四等以下並倚閣分限三年帶納

又詔潭柘鼎澧岳復循梅惠英慶吉撫河南雄荆南南安臨江皆

盜賊所蹂踐及軍行經歷處與免科差及催欠各二年

六年詔去年旱傷及四分已上州縣紹興四年已前積欠租稅皆

除之執政初議倚閣上曰若倚閣州縣因緣為姦又復催理擾人

乃盡蠲之

七年詔駢躡及經由州縣見欠紹興五年已前賦稅并坊場淨利

所負並蠲之

二十一年詔自紹興十一年至十七年諸色拖欠錢物除形勢及

公吏鄉司與第二等已上有力之家餘並蠲之

二十三年温州布衣萬春上書言乞將民間有利債欠還息與未

還息及本與未及本者並除放庶少抑豪右兼并之權伸貧民不

平之氣上謂輔臣曰若止償本則上戶不肯放債反為細民害乃

詔私債還利過本者並與依條除放

二十六年更部侍郎許興古言今銓曹有知縣縣令共二百餘關

無願就者正緣財賦督迫民官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罷獻羨餘

蠲民間積欠謹擇守臣戒飭監司奉法循理則吏稱民安矣詔行

之

二十八年三省言平江紹興府湖秀州被水欲除下戶積欠擬今

戶部開具有無侵損歲計上曰不須如此止令具數便於內庫撥還朕平時不妄費內庫所積正欲備水旱本是民間錢却為民間用何所借乃詔平江等處應日前積欠稅賦並蠲之

二十九年詔諸路州縣紹興二十七年前積欠官錢三百九十七萬餘緡及四等以下戶繫官所欠皆除之

三十年臣僚言自岳飛得罪湖北轉運司拘收前宣撫司庫務金幣物斛計直六百九十餘萬緡有未輸納者八十九萬緡至是一十年拘催不已此皆出軍支使及田易逃亡之數即非侵盜無所追償望即除放從之

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即位赦文應官司債負券賃租賦租買役錢及坊場河渡等截止紹興三十二年前並除放如別立名額追納者許越訴官吏並坐之

乾道元年正月有事于南郊赦蠲減並循舊制自後每三歲郊禋赦皆如之

蠲福建路寺觀寬剩錢

先是閩部寺觀計口給食常住所餘盡為官拘是致僧道不肯留心營業田多不耕耕者旋復逃棄抑勒鄰保補欠累及鄉民有乃是命

廣東帥臣林安宅言近者湖南凶賊莽衝本路韶連南雄封州德慶肇慶府之西會廣州之壞集清遠皆遭蹂踐或被焚蕩乞依廣西例免今年夏秋二稅并合應副轉運司供贍荆南及本路大兵錢糧詔併美賀郴州桂陽軍未起錢物悉蠲之十二月宰執進呈立皇太子赦內一項應為人曾孫如祖孫四世見在特與免本身色役二稅諸般科敷一年戶部慮虧損歲計欲每戶赦止五十千

上曰豈可失信於人雖數多亦不柰何

乾道二年詔饒州歲進金一千兩特減七百兩

五年蠲諸路州軍隆興元年至乾道二年終拖欠上供諸色粟名錢糧及乾道二年已前上供科糴綱運欠米又蠲江淮等路紹興二十七年至乾道二年終拖欠內藏庫歲額錢共八十七萬五千三百緡有奇

六年戶部侍郎王佐等言軍興以後行在省倉諸路總所借兌過錢一百九十六萬餘緡三十八萬五千餘兩金二百餘兩度牒五千道般步馬軍司元借過酒本錢二十二萬五千餘緡及諸郡寄招軍兵兌支錢五萬八千緡起發忠勇軍衣賜綿一萬二千九百餘兩絹三千八百餘疋並乞蠲放從之

九年詔大理寺見追贓錢自乾道七年二月以前並蠲之

淳熙四年臣僚言屢赦蠲積欠以蘇疲民州縣不能仰體聖意至變易名色以取之宜下諸路漕司如合該除放無得更取之於州州無得更取之於縣仍督逐縣銷豁欠簿書其名數榜民通知詔可

七年池州言檢放早苗米四萬五千餘石其經總制錢二萬六千餘貫繫於苗上收趁無所從出詔蠲之

浙東提舉朱熹言去年水旱相繼朝廷命檢放秋苗蠲閏夏稅緣起催在前善良畏事者多已輸納其得減放者皆頑猾人戶事件不均望詔將去年剩納數目理作八年蠲豁詔戶部看詳

詔淳熙七年八年諸路州軍應住催併權免拘催候秋成理納或隨料留納苗稅緣繫連年旱傷可持與蠲放

十年先是戶部尚書曾懷申請妄訴災傷僥倖減免稅租許人告

依條斷罪仍沒其田一半充賞至是江東運副蘇諤奏昨稱災傷止是規免本年一料稅租斷罪給賞已是適中難以拘沒其田從

朱熹戊申封事臣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郎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些小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閭里君民兩足公私兩便此誠不刊之令典也昨自曾懷用事始除此法盡刷州縣舊欠以為隱漏悉行拘催於是民間稅物豪分銖兩盡要登足懷以此進身遂取宰相而生靈受害冤痛日深得財失民猶為不可况今改煩賦重民卒流亡所謂財者又無可得之理若不早改必為深害
按以此二事觀之曾懷之為刻剥小人可知矣

淳熙十六年二月光宗受禪即位蠲放條畫一依壽寧登極赦事

巨僚言紹興三十二年赦止放官司債負今乃易官司之司為公私之私赦下之後並緣昏賴者眾乃詔私債納息過本者放未過本者免息還本並緣昏賴者科罪

紹熙元年臣僚言陛下嗣位之初首議蠲貸意州縣可以均受其賜今郡之督責於縣者如故縣之誅求乎民者無所遺也乞令諸路監司特知名闕乏縣道諸郡公心共議蠲減無名之供而後禁載不止之取一郡則通一郡之事力而寬融所當減之縣監司則通一路之事力而寬融所當減之州期以一季開具減放名色錢數開奏詔可

紹熙五年寧宗即位登極赦蠲放一如淳熙十六年故事

慶元五年臣僚奏乞蠲澤州科納承平時黃河築埽鐵纜錢寧國

州抱認廢圩米從之

二項縣後路及宜城縣民田畝內抱認科納今除之

嘉泰四年前知常州趙善防言貧民下戶每歲二稅但有重納未嘗拖欠朝廷蠲放利歸攬戶鄉胥而小民未嘗沾恩乞明詔自今郊需與減放次年某料官物或全料或一半其日前殘零並要依數納足則貧民實被寬恩官賦亦易催理從之開禧元年詔免兩浙身丁錢納自來年並除之

右宋以仁立國蠲租已責之事視前代為過之而中興後

尤多州郡所上水旱盜賊逃移倚閣錢穀則以認青徑直

蠲除無歲無之殆不勝書姑撮其普及諸路與所蠲名目

額大者登載于此蓋建炎以來軍興用度不給無名之賦

稍多故不得不時時蠲減數日以寬民力又四蜀自張魏

公屯軍關陝以趙開為隨軍轉運軍前支使饋饋充浩故

賦稅茶鹽權酤和買布絹對糴米糧及其他名色錢物錙

銖必取率是增羨蜀民頗困事定之後九無名橫歛不急

冗費多從蠲減云

文獻通考卷七

國用考

十五

